

批判性思维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观点

黄朝阳

[摘要]文中分别考察中国、希腊和印度先哲们对辩论做出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其研究的一致结论：辩论的两个论题具有矛盾关系。这是包括学术辩论在内的一切辩论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密切关注这一性质及其决定的辩论的原则和方法，是正确地进行辩论和思想的必要保证。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 辩论 论题 矛盾命题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036-04

辩论，这门自古以来深受东、西方思想家们青睐的思想斗争艺术，如今在学术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当今的实际辩论充斥了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和错误，作为严肃的科学活动的学术辩论也不例外。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当推对辩论论题无意或故意的混淆。前者是在真正弄清应当反驳什么之前，就贸然反驳了；后者是出于自己反驳的主观需要，虚拟了论敌并不主张的论题，接着对它大肆攻击，从而造成自欺欺人的假象：他驳倒了论敌。前者如法盲犯法，情有可原；后者如知法犯法，罪不可恕。为了澄清公众、甚而学界对辩论的普遍误解，规范辩论行为，使之成为交流思想、探讨真理的有用工具，有必要重新考察古代思想家们在辩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辩论的性质和特点。

批判性思维认为，辩论的论证和其他论证一样，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构成。论题是命题，即真实性有待确定的命题。它是论战中敌我双方证明和反驳的对象，构成辩论的核心内容。在辩论活动中，立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敌论者的论题，或者反过来说，敌论者确立什么样的论题去反对立论者的论题，这是辩论者必须首先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场辩论的性质：是不自觉的谬误或自觉的诡辩，还是明辨是非、探讨真理的思想交锋。这个问题正是本文关注的主题。

命题有模态命题和非模态命题两类。为了与古人的相关论述保持一致，也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本文只论及非模态命题，并且是其中的主谓命题，即直言命题（以下简称命题）。下面我们依次考察中国、希腊和印度古代思想家关于辩论论题的基本思想。

我国战国时期产生的《墨辩》逻辑是研究论辩的逻辑，它是墨家对当时“百家争鸣”这场社会性大辩论的理论总结。什么是辩论？“辩，争彼也。”“彼，不两可两不可也。”^①（《经上》）“不两可两不可”，是说两个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也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因此，“彼”应当解释为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简称矛盾命题）。“争”，《辞海》解释为“争辩，争执。”可见，“辩”是辩论双方对两个矛盾命题孰真孰假的争辩。在此，墨家差不多给出了辩论的准确定义。例如：“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

作者简介 黄朝阳，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福建 厦门，361005）。

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1]（《经说上》）}两人远远望见一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这就构成一对矛盾命题，可以进行辩论了。此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两个命题必有一真、一假，即“不俱当，必或不当”。辩论的结果不是甲胜乙负，就是乙胜甲负。“辩胜，当也。”^{[1]（《经上》）}辩胜辩负，要看是否符合事实（“当”或“不当”）了。

争论者所争辩的命题，如果不是一对矛盾关系的命题，争论就不是真正的辩论。似是而非的辩论有哪几种情形呢？墨家分析了三种具体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个命题的主项不同。“（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相非也。”^{[1]（《经说上》）}“凡”，当作“兜”，是一牛类动物，“枢”当作“羴”，是一虎类动物。^{[2]（P74）}“兜是牛”和“羴不是牛”，两个命题主项不同，可同真、可同假，“无以相非”，不能成“彼”，也就无法辩论了。“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1]（《经说下》）}这提及第二、三种情形。就第二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相同。对于某物，甲说“这是狗”，乙说“这是犬”。“狗”、“犬”二名一实，二命题可同真、可同假，不是“彼”，不能成“辩”。就第三种情形而言，两个（肯定）命题谓项不同。如果甲说“这是牛”，乙说“这是马”，二命题不同真、可同假，仍非“彼”，不能成“辩”。对后两种情形，墨家概括说，辩论是针对同一对象，“或谓之是，或谓之非”，一方说它是什么，一方说它不是什么，符合事实的一方（“当者”）是胜家。

辩论活动刺激了《墨辩》逻辑的产生，也刺激了西方传统逻辑的产生。威廉·涅尔夫妇在《逻辑学的发展》中写道：“因为进行证明用的是与主张相反论题的讲话者的对话形式，所以对于什么样的陈述句是已给出的陈述句的矛盾句这个问题就有很大的兴趣。因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在哪一点上讲话者驳倒了他的论敌。”^{[3]（P44）}“陈述句”就是通常所讲的命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促使亚里士多德对直言命题进行研究。亚氏本人也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矛盾命题就不可能有反驳。”^{[4]（P595）}反驳指辩论中的反驳。这一观点在其著作《工具论》里多有论述。“如若两个命题的主项相同，肯定命题的主项是全称的，否定命题的主项不是全称的，我们就把这两个命题称为相对立的矛盾命题，如‘所有的人是白的’和‘并非所有的人是白的’相对立，以及类似的命题。再如，‘有些人是白的’，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就与‘没有一个人是白的’相对立。如若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都是全称的，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项都具有全称的特点，则这两个命题便是相反命题。所以，‘所有的人是白的’或‘所有的人是公正的’，与‘没有人是白的’或‘没有人是公正的’并不是矛盾命题，而是相反命题。”^{[4]（P54）}“相对立”的命题是传统逻辑所讲的矛盾命题，“相反命题”就是反对关系的命题（简称反对命题）。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直言命题中，是矛盾命题的，只有全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即A和O），或全称否定命题和特称肯定命题（即E和I）。亚里士多德把两对容易混淆的命题——矛盾命题和反对命题——严格区分开来，并明确将反对命题排除到辩论之外，认为有资格充当辩论论题的只有矛盾命题。由此可见，亚氏清楚地认识到辩论中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重要性。

因明称论题为宗。因明立宗，原则上要求“唯立不顾论宗”，或“随自意宗”，即立论者不管别人不同意见，随自己意愿乐于成立的宗。这样的宗，立论者许可而敌论者不许可，具有“违他顺自”的特点。例如，立“声是无常”（“声音是非常住的东西”）为宗，对抗敌论者的他宗“声是常”，这就是“违他顺自”了。古因明家有以“声”为宗的，有以“无常”为宗的，也有同时以二者为宗的。陈那反对说：“声与无常元来共许，何得为宗？故我取声及无常不相离性为宗，以敌论者不许不相离故。”^[5]这是因为，敌论者可以承认“声”和“无常”两个宗依，而不承认“声”和“无常”有不相离的关系，即不承认宗体（即宗）“声是无常”。相应地，立宗做不到“违他顺自”，则犯“相符极成”的过失。如立“声是所闻”为宗，不仅立论者许可，敌论者和中证人都许可。因明重视“悟他”甚于“自悟”，这样的宗起不到开悟论敌的作用，因而不合立宗的正格。这正如《大疏》所说：“初遍许宗，若许立者，便立已成。先来共许，何须建立。”^[6]“相符极成”从反面说明了立宗“违他顺自”的意义。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直言命题的考察，明确指出辩论的论题必须具备矛盾关系。亚氏的论述准确、详尽，可以作为三家的典范。尽管墨家论及的命题（“辞”）仅仅局限于单称命题，但其对论题“彼”的见解无疑密切契合亚氏的论旨。因明家提出“违他顺自”的立宗原则，也反映了对论题具有矛盾关系的要求。简言之，论题具备不同真、不同假的矛盾关系，这是三家对辩论的共同认识。

辩论双方所主张的论题为什么必须具备矛盾关系？先哲们已作了初步说明，下面进一步加以解释。在批判性思维看来，对命题的态度决定了辩论是否发生。在二值逻辑里，命题非真即假，无第三种可能。但是，对于某人提出的一个命题，人们对其真假的意见却有三种：真，真假不能确定，假。相应地，人们对它采取的可能态度也有三种：赞同、存疑和反对。辩论是否发生，由这三种态度决定：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真时，就持赞同态度，双方不发生辩论；当认为它（如“外星人存在”）真假不能确定时，就持存疑态度，辩论也不发生；而当认为它（如“有的鸟不能飞”）假时，就持反对态度，辩论才发生。辩论双方主张的论题之所以必须具备矛盾关系，是因为，反对一个命题，必然赞同与它有矛盾关系的另一个命题。拿墨家所举的例子来说：对远处一只动物，甲说“那是牛”，乙表示反对，那意味着他认为“那是牛”是假的，即与之矛盾的命题“并非那是牛”真，也即“那不是牛”真。乙必须首先赞同的正是这个命题，而非“这是马”或其他什么命题；反之，如果乙说“那不是牛”，甲表示反对，相应地，他必须首先赞同相矛盾的命题“那是牛”，而非其他命题。在明确各自的论题之后，辩论双方就可以对之加以证明，真正的辩论由此展开。

论题的矛盾关系，可以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来说明。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一个客观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同时不可能又不具有这种属性。因此，反映该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两个命题必然一真一假。那只动物要么是牛，要么不是牛，无第三种可能，即两种情况有，而且只有一种存在。因此，反映这两种情况的两个命题“那是牛”和“那不是牛”，有而且只有一个是真的。

由于通讯、交通极端落后，国际之间今天这样的学术交流是当时不可想象的。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希腊和印度的古代思想家们研究获得的一致结论雄辩地说明，辩论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据此，我们给辩论下定义：所谓辩论就是对一对矛盾命题的证明和反驳。证明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真，反驳一个命题就是确定它假。证明一个命题真，就是反驳与它相矛盾的命题假；反之亦然。这一定义揭示了辩论的本质和规律，相应地，也提出了判别辩论真伪的根本标准，确立了辩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头脑清晰、热爱真理的好辩者们应当密切关注的。

对辩论论题矛盾关系的理论发现，对当今辩论实践，尤其是学术辩论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辩论合乎理性的目的是破假立真：破敌论题之假，立我论题之真。辩论立真，不是立一个与彼假无关的真；辩论破假，也不是破一个与此真无关的假。论题具备矛盾关系，将对实际辩论过程产生这样的影响：参与论战的敌我双方，在证明自己论题（立真）的同时，就是反驳对方的论题（破假）；反之，在反驳对方论题（破假）的同时，就是证明自己的论题（立真）。这就是说，反驳和证明是同时分别地指向敌我双方的。相反，不是矛盾关系的论题，不能产生正确的辩论。它容易给人，甚至给辩论者自身制造假象：立我之真看似破敌之假，破敌之假看似立我之真；并将辩论者引入歧途，使之无法到达本来可以到达的真理殿堂。例如，上世纪50、60年代那场几乎波及我国整个思想界的客观事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哲学争论，就不是规范的、真正的辩论。这是因为，两个论题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不构成不同真、不同假的矛盾关系。从一个（分析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具有（辩证）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一分为二”），从另一个（综合的）角度看，它又是由两个矛盾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合二为一”）。这样一来，两派都有大量的论据来证明各自的论题，而这些论据同时又不能反驳对方的论题。在一个典型的辩论场合，“合”派举水是氢、氧两种原子的化合物作例证，“分”派则“反驳”说，微观世界中水的两种原子处于分离状态，其对立、排斥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一简单的

科学事例，在不同的立论角度下能够适应不同解释，从而证明不同的观点，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它在逻辑上能有效地反驳论敌吗？从先哲的观点看，一方从一个角度出发提出论题“一分为二”，另一方要反对，必须就同一角度立论，其论题是与之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并非一分为二”，而非“合二为一”；如果一方确立“合二为一”为论题，另一方要反对，其论题是“并非合二为一”，而非“一分为二”。这就是说，上述似是而非的一对矛盾论题，应当分解成两对矛盾论题，辩论者只有选择其一，才能展开真正的辩论；也只有这样辩论，才能分清辩论双方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由此可见，矛盾论题的理论创见可以正确地规范辩论，使辩论不再随意地制造游戏、诡辩和无知的混乱，从而成为追求真理、促进思想发展的可靠工具。

真正意义的辩论有胜负可分；胜负是相对于真正的辩论来说的。辩论的胜负根据论证合理与否加以判断。矛盾关系的命题必有一真一假，对敌我两个论题的论证必然一个合理，一个不合理，即一个其论据真实，且论据能推出论题，一个其论据不真实，或论据未能推出论题。对论题给出合理论证的一方为胜方，未能给出合理论证的一方为负方。在真正意义的辩论中，辩论双方必有一胜一负，而似是而非的辩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对事物“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争论就无胜负之分；时下流行的大学生辩论比赛也大都如此。

论题具有矛盾关系，这是辩论的重要性质，也是辩论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采取的基本方法。为了在口头辩论或书面辩论中贯彻这条原则，我们首先应当在思想上做到这一点。舌辩和笔辩归根结底落实到“心辩”上，是“心辩”的语音表现和文字表现。这要求我们，在书斋中，在与前人或他人进行“无声对话”时，时刻保持警觉：我们要反对的究竟是什么，要赞同的又必须是什么。驳正的意见，要对准而发。简言之，辩论活动的这一原则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首先是治学应当采取的思想的原则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墨子[M].

[2]高亨.墨经校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德]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唐]文轨.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卷一)[M].

[6][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二)[M].

责任编辑：罗 苹